

大河湾



绿荫夏韵 韩立 摄

散文

杏黄麦熟：镌刻在时光里的乡情

□支望华

“布谷飞飞劝早耕，春锄扑扑趁春晴。”当布谷鸟那清脆的啼鸣声，如灵动的音符般在空气中奏响“布谷！布谷！麦熟杏黄”的旋律时，童年的我，仿佛被注入了无限活力，瞬间雀跃起来，迫不及待地奔向那堵矮墙，如同奔赴一场与时光的约定。我轻巧地爬上矮墙，目光如炬，偷偷窥视着邻家那棵杏树上的杏子，满心期待着即将到来的半个月麦假，那是童年时光里最美好的期盼之一。

直至今日，每当我看到杏子，心中依然会涌起一阵难以言喻的悸动。这份情愫，源于童年时对杏儿那纯粹而炽热的渴望，以及那些求而不得又满心期待的日子。

邻家的那棵杏树，紧紧依偎着我家的矮墙，仿佛是两个亲密无间的伙伴。矮墙下堆积的废木头，成为我通往“杏树观察台”的阶梯，即便是八九岁的小小身躯，也能借助它的力量，攀爬上矮墙，一探杏子的成长踪迹。至于这棵杏树究竟是什么品种，时至今日，我依旧未能确切知晓，只记得那杏核有着丝丝甜味，奶奶亲切地唤它为甜核杏。自它开花的那一刻起，它便成了我心中的焦点。我每日都会如虔诚的信徒般，前往树下，掰着手指头，细数着距离杏子变黄、掉落我家院子的日子。

杏花落后，树上渐渐挂满了青涩的杏子。我常常站在自家院子里，目光在枝叶间穿梭，仔细打量着杏子结得是稠密还是稀疏，而后便像得了什么重大消息一般，兴高采烈地跑回屋内向奶奶汇报，仿佛那棵杏树本就是我家的珍宝。夜晚，我常常在睡梦中与那满树的黄杏相遇，它们如雨点般哗啦哗啦地掉落，堆积在我的脚下，那甜蜜的梦境，至今仍历历在目。

终于，在漫长的期盼中，杏子开始泛起诱人的黄色。我站在树下，望着那满树摇曳的黄杏，口水不由自主地在嘴角打转。我紧紧拉住奶奶的手，急切地问：“它什么时候能掉下来呀？”奶奶微笑着，眼中满是慈爱，轻声说：“等熟了，起风了，就会掉下来啦。”于是，从那刻起，我每日都在心底默默祈愿：快些刮风吧！每天清晨醒来和放学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飞奔到矮墙下，寻觅是否有掉落的杏子。倘若幸运地发现一颗，便如获至宝般小心翼翼地捡起，满心欢喜地交给奶奶。奶奶总会细心地将杏子洗净，然后轻轻用手掰开，递到我的嘴边。那酸甜的滋味在口中散开，顺着喉咙滑下，我忍不住吧唧吧唧嘴巴，直呼好吃。奶奶则会敲开杏核，挑出里面的杏仁递给我，细细咀嚼，越嚼越香，那独特的味道，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间。

当布谷鸟第一声啼叫响起，杏儿便如听到集结号的士兵，迅速换上金黄的盛装，满树的黄杏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向我招手，又似在我心间翩翩起舞，晃得我眼花缭乱。我真想不顾一切地爬上矮墙，摘下七八个杏子。然而，奶奶却严厉地制止了我，语重心长地告诉我，

那是偷窃的行为。无奈之下，我只能每天仰着头，眼巴巴地盼望着黄杏熟透后自然掉落，或是期待一场大风的降临，能将杏子吹进我家院子。每天放学后，奶奶总会变魔术般地在我手中放上一个或两个摔破的黄杏，我知道，那是她在树下精心挑选，放进干净的碗里，满心欢喜地等待我归来。

这样充满期待与惊喜的日子，总是短暂如流星划过夜空。没过多久，隔壁邻居便会将满树的黄杏尽数摘下。我站在墙这边，眼睁睁地看着杏子一颗颗减少，心中满是失落。奶奶察觉到我的难过，轻轻拉过我的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安慰道：“没事，等明年，还会有的。”于是，那满树的黄杏，便成了我来年最执着的期盼。

如今，我已离开乡下老家多年，岁月的车轮无情地驶过，奶奶也已在40年前永远地离开了我。隔壁家的那棵杏树，虽已成为饱经沧桑的老树，却依旧顽强地生长着，它的枝叶依旧垂落在我家墙头，仿佛在诉说着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只是曾经的矮墙，已悄然变成高大坚固的青砖墙。每当我回到老家，恰逢杏黄时节，我总会静静地站在树下，轻轻拾起一颗掉落的杏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手心，仿佛握住了整个童年的回忆。我深知，我所留恋的，并非仅仅是这颗杏子，而是对奶奶深深的思念，以及对那段纯真美好童年时光的无尽眷恋。

当黄杏如金色的雨滴般落进我家院子时，父亲早已将所有的镰刀磨得锃亮，那锋利的刀刃，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打麦场也被洒过水，经过反复碾压，变得如镜面般瓷实光滑。此时的太阳，如同一位骄傲的君王，以最炽热的光芒照耀着大地。那成片的麦浪，在微风的轻抚下，如金色的海洋般翻滚涌动。只待一声令下，全家便会如出征的战士般，一同奔赴麦田，开启这场“龙口夺食”的战斗。

收麦，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容不得丝毫懈怠与拖沓。一到地里，父亲便如战场上的指挥官般，站在地头，给每人分发一把镰刀，同时细心地为每个人划分好行数。我和妹妹虽说年纪尚小，只是跟着大人凑数，但也像模像样地拿起镰刀，弯着腰，努力割着那两行麦子。然而，炽热的太阳毫不留情地烘烤着大地，麦芒如针般扎在脸上、胳膊上，与汗水混合在一起，钻心地疼。仅仅割了一小截，我便再也坚持不住，一屁股坐到地头的树荫下，说什么也不肯再动。

而父亲、母亲、爷爷、姐姐，他们割过的麦茬，整齐地挨着地面，仿佛是训练有素的士兵，排列得整整齐齐。一捆捆麦子也被有序地码放在地中间，仿佛在等待着被检阅。当割完一半时，爷爷和父亲便会套上牛车，将这些麦子运往打麦场晾晒。而我和妹妹的任务，就变成了跟在牛车后面，仔细地拾起那些散落的麦子，如同寻找珍贵的宝藏。

麦子被运到打麦场后，需要在太阳的暴晒下褪去青涩。大人们不停地在麦堆中穿梭，用手中的杈，一

使劲挑起一大捧麦子，让每一个麦穗都能充分享受阳光的洗礼。火辣辣的太阳照在父亲古铜色的脸上，豆大的汗珠滚落，那一刻，我觉得父亲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大力士，浑身充满了力量，仿佛所有的困难在他面前都不堪一击。

麦子晒好后，便到了打麦子的关键时刻。每家都有一个沉甸甸的碌碡，由牛拉着，在麦子上一圈又一圈地碾压。一遍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勤俭持家的人家，总会比旁人多碾上几次，只为了能多收获一些饱满的麦粒。碾麦子不仅需要耐心，更讲究速度，因为大家都知道，一旦碰到下雨，那当年的收成可就要大打折扣了。夜晚，打麦场上灯光明亮，人们一边劳作，一边谈笑着，那欢声笑语在夜空中回荡。我们这些孩子，则如欢快的小鸟般，一群一群地躺在碾平的麦子上，互相打闹嬉戏；或是藏在新堆起的麦垛后面，玩起了躲猫猫。麦子碾好后，大人们将麦秆堆成高高的麦垛，宛如一座座金色的小山，然后把麦粒扫拢在一起，接下来便是扬场了。一个村里，只有两三台扇车，没有扇车的人家，便只能依靠人工扬场。只见大人们拿起木锨，铲起一堆麦粒，迎着风的方向用力扬起，风如神奇的画笔，轻轻一挥，便吹走了麦壳，留下了饱满的麦粒。扬场可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活儿，更重要的是得有风相助。父亲无疑是这方面的行家，只要一有风，他便立刻抓住时机，扬起几次麦粒。若是没风，就指挥大家把旁边的麦秆再碾碾。全家人齐心协力，有人负责扫麦粒，有人负责装袋，有人负责搬运，常常忙到天快亮，才能将所有的麦子都扬完。

打麦场的夜晚，灯光彻夜未灭，人们在这灯光下，挥洒着汗水，收获着喜悦。一年的辛勤劳作，都在这打麦场上见分晓。干净饱满的麦子，被小心翼翼地装进提前准备好的编织袋里。人们围聚在一起，互相评论着谁家的麦粒更加饱满，谁家的麦子收成更好。父亲满脸洋溢着喜色，将一袋袋麦子装上车，心中盘算着哪几袋要拿去交公粮，哪几袋给学校交，哪几袋留着自家吃，其余的可以卖掉换钱。看着父亲那满足的神情，我知道，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如今，岁月的车轮滚滚向前，麦收时那热火朝天的场景和那阵阵沁人心脾的麦香，已渐渐远去，只能在记忆的长河中寻觅。但那些与奶奶共度的杏黄时光，以及全家齐心协力麦收的日子，却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我生命的画卷中，成为我心中最珍贵的宝藏，永远熠熠生辉。每当回忆起这些，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那是对故乡深深的眷恋，对亲人无尽的思念，以及对那段纯真岁月的永恒怀念。

每到杏黄麦熟的时节，我总会格外留意街头巷尾是否有卖杏子的小摊，或是在超市的货架上寻找那一抹金黄。当我再次品尝到杏子的那一刻，仿佛时光倒流，我又回到了童年，回到了奶奶的身边，回到了那充满欢声笑语的打麦场……

诗笺

风吹麦浪

□张汉东

风吹麦浪哟
滚烫的风在吹拂着
镶金的麦浪
麦田汪洋得像一条
金色的大海
布谷鸟不顾口渴
在麦田上倾情地歌唱
头一曲就将庄稼人
召唤到黄金般的田头
紫色的额头上汗珠儿
颗颗是那样的晶亮
第二曲竟将大嗓门的
收割机招来哟
它们音律宽广地在
金色的舞台上
将丰收的歌儿咏唱

风吹麦浪哟
金色的风在荡漾着
金色的麦浪
夏日的风已将
股股热浪卷起
喷火的太阳在将
根根麦穗儿烤黄

一波波浪潮也在
麦海里澎湃汹涌
大嘴的收割机要将
滚圆的麦粒吞光
辛劳的布谷鸟
没黑没明地只知献歌
收获的每个麦粒上
仿佛有庄稼人的
汗珠流淌

风吹麦浪哟
拂来的夏风竟挟裹着
浓浓的麦香
此刻，麦田里的收割机
正浑厚着民族唱法
麦田之上的布谷鸟却
一曲曲地用美声亮嗓
金色的田野里飘荡着
丰收的金曲
浓香的麦海里正将
千歌万曲儿唱响
虽然说炎夏的大地
已滚烫似火哟
可收获麦子的庄稼人
早让喜悦沁醉脸庞

七绝·端午风情

□孔春枝

蒲草香囊薰腑肠，

雄黄酒酿醉心房。
龙舟竞渡忠魂仰，
端午民风嗣续长。

董泽湖

□翦江

田肥泥沃荷茎长，

水阔泉清玉藕藏。
翠鸟白鸥栖息地，
湖光碧叶满芳塘。

孤独

□刘智杰

看起来像海浪
一浪接着一浪涌上心头
所有的颜色都黯淡无光
无法言语的痛伤
总会被眼泪湿润

时间就这样在空间
走来走去
也许只有静止才会缓解
窗外鸟鸣和葱绿摇晃着
微风中推着花香
迎面袭来